

[美] 弗雷德里克·图顿 著
林尹星 译

像凡·高一样狂热落寞的小说

凡·高

VAN GOGH'S BAD CAFÉ

的背德酒馆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凡·高的背德酒馆 / (美) 图顿 (Tutan, F.) 著; 林尹星译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4

书名原文: Van Gogh's Bad Cafe

ISBN 7-208-05210-7

I. 凡... II. ①图... ②林... III. 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5021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
策 划 钟智锦

责任编辑 钟智锦



凡·高的背德酒馆

[美] 弗雷德思克·图顿 著

林尹星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9.5
字 数 140, 000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-208-05210-7/I · 164
定 价 37.00 元

凡·高的背德酒馆

VAN GOGH'S BAD CAF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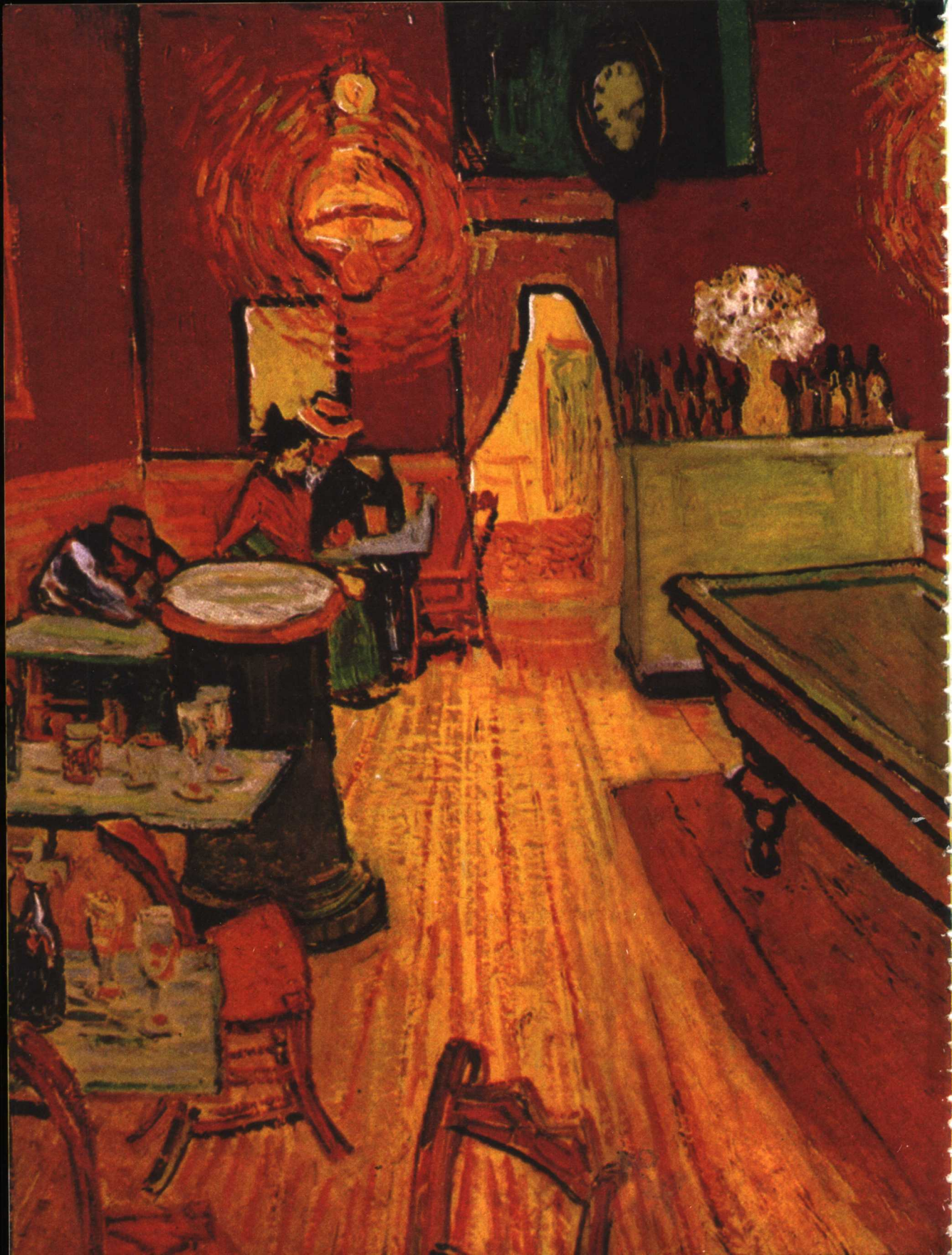
I712.4
2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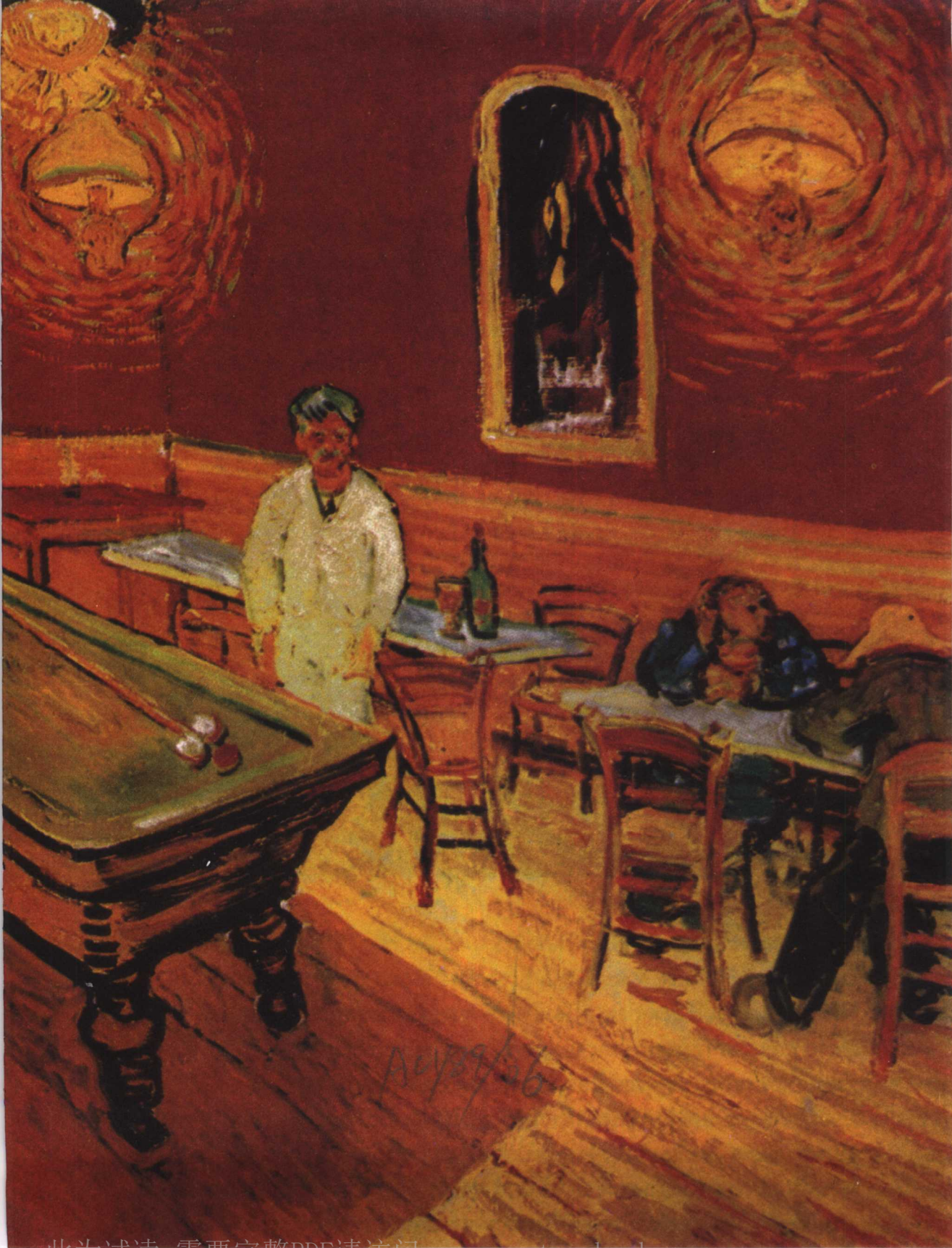
弗雷德里克·图顿 著
林尹星 译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00578380





VAN GOGN

性与情欲：生命与艺术血泪交织的一部美妙、神秘的小说。——奥斯卡·蒂杰勒斯

凡·高的背德酒馆

看完照片后，德理就回到卧室，重新检视停留在脑海中的一幅片，高勃曼酗酒，她走到壁橱前，由于她没睡着表面，然后说它奇妙地变了回来，这是到德理前，她解开了，但又不爱德理，德理就在瑞士举行的保险库里，我没

那你怎么会得到文章特权的复事呢？

到那里去就有了，大家都可以拿到，我那时时最拿手就出一付地脸的样子，德理她不是像样的动作，

不可能，她那时不久前才去过，那篇真正放在文森特的房间里头，不，她那时正到那的说话，说那篇通篇说是在更想对医生说的房间里才对，那位医生非常喜欢他女儿的肖像，所以从文章特权的房间里拿走那幅画，当他在尚未拿相，画也由于之前就注了进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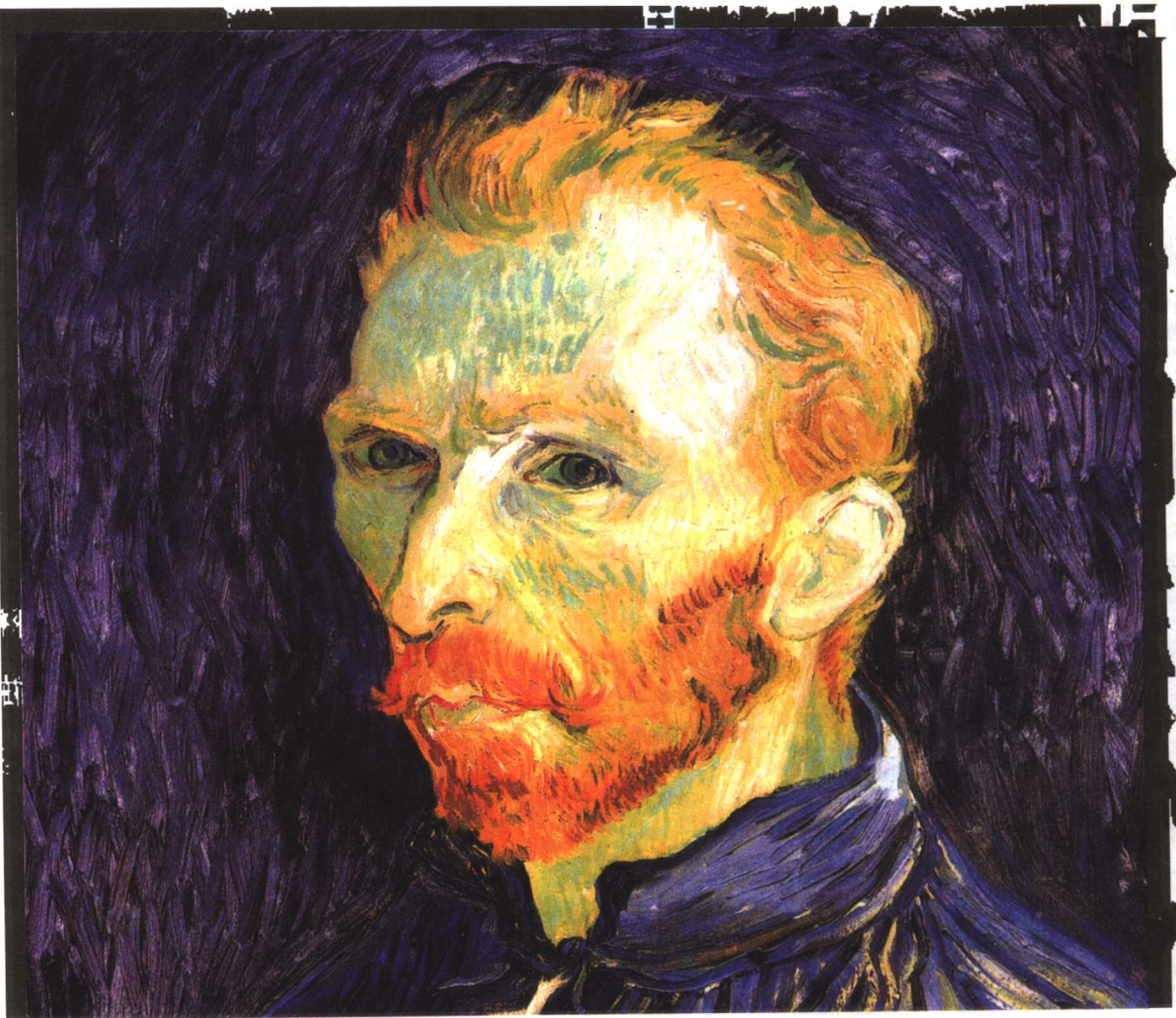
她那时她想看看关于这篇画的叙述，下次读到文章特时，她一定要把这件事讲重再讲，非收就会看到德理，她那时她应该正在写那，焦急地等着她回去，说不定已经心念如焚，

寄你，在德理等你，我问，

她那时她正一个通文，我的好命刺激了她的动力，她曾告诉我她曾去过很多处，然后准备把我上那，

我那时想到，那时文森特正在酒馆里，或许正在某个田野的角落，在他经常作画的地方走进那里，然后已经工作，心里却为了她止于不安，

你时文森特一定很重要，否则他也不会那么担心你，我说，我是她最喜欢的东西，一她就会说出一句，文森特，她的小狗，小猫，还有那几块她腿上的大红，



Chapter 1

那时候的情况不同。你可以站在一片烧得精光的空地旁，不是在等人，不期待什么东西会出现，更不指望前方开来一辆孤单寂寞的红色巴士。你只是站在那儿，凝视着C大道旁一栋建筑物残留的废墟。眼前是烧黑的砖块和石灰墙板，还有一只浴缸，露出了背面，排水孔中冒出了一朵向日葵，硫黄般的颜色上布满了茸毛，像极了一只蜜蜂，向上钻动，指向那快速旋转的黄色太阳。



那时候的情况不同。你可以站在一片烧得精光的空地旁，不是在等人，不期待什么东西会出现，更不指望前方开来一辆孤单寂寞的红色巴士。你只是站在那儿，凝视着C大道旁一栋建筑物残留的废墟。眼前是烧黑的砖块和石灰墙板，还有一只浴缸，露出了背面，排水孔中冒出了一朵向日葵，硫黄般的颜色上布满了茸毛，像极了一只蜜蜂，向上钻动，指向那快速旋转的黄色太阳。

站在那个角落，你可以对身边走过的那些形骸放荡的陌生人打招呼，因为，在那里，我们都只是撒在街上的零钱，四处散落，一角和五分钱的铜板肆意地交杂在一起，在第十街某处的砌石边上。



“嗨，杰克！嗨，吉尔！”你只是打个招呼，而他们大多会招手回礼，或是给你一个微笑，或是走过来问你哪里有地方睡觉，哪里有毒品可以买，有时候则只是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而已。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：全是一些行踪不定的家伙，来自于一个漂浮的国度，那里全都是醉生梦死的年轻人。我们是来自那些时代的鬼魂，充其量也只是当铺抽屉里的一堆刮胡刀，略有刮痕，刀锋仍然锐利。不要老。不寻死。抗拒绝望。保持希望。

在过去那些日子里，时间不知道流逝得有多快，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全身上下留着豪迈奔放的血液。我会在半梦半醒之间虚度几个小时，喝酒、睡觉、有时拍拍照，为了爱情，也为了照片中的真相。每一张照片都可以防止记忆被湮没，不至于枉然走这一遭。那时候我就是相信这一套。

以前我常常一整个下午就坐在C大道茅希酒吧里（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），慢慢地喝着酒，耗尽白天的光阴，直到夜色降临红砖道上。那一段日子里，我总会给茅希一张支票，找一些现金备用或买底片，其余的钱都给了他，让我在酒吧里画画。那间酒吧是我固定的去处，总是呼唤我到窗边的小圆桌旁去，在那儿看书，看熙来攘往的街。偶尔出去散步一下，或许拍一些河景和浮云，回来时桌上那杯窝心的酒依然等着我。

7月底的某一天，溽热的天气令人难忍，茅希的酒吧更是闷热，我动身前往伊斯特河岸，好让自己凉快些。我坐在那张绿色的木板凳子上，望着来来往往的拖船、驳船、那些庞然大物般的货船和较小的船只，在微风中漂荡。我打算走到一棵病恹恹的榆树下，想像着有一天能为其他的河流与城市拍照。在那张凳子上，我可以梦想许许多多的东西。

但是早在到达那张凳子之前，我已经开始做起梦来了，只觉得头昏眼花，全身热腾腾的。太阳的火舌烤得脑子发烫，除非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，帽顶还要够高，







最好能高得顶破头上那朵慵懒白云的肚皮。当时我偏偏没有戴帽子，为了要到河边的那张凳子，只得抄近路走过C大道上，穿过大楼烧毁后到处残垣断壁的那块地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干净的墙，独自伫立在那一片废墟之中。

我取出相机，但不是为了只拍下空地废墟中的一面高墙。那些破碎的墙壁就像是边缘参差不齐的浮冰，夹杂在一艘四桅帆船碎裂的横梁间，融入北极耀眼骄阳下的一场船难中。漂浮的货物中有一只浴缸，停搁在一边，露出了侧面，排水孔中冒出一株孤苦伶仃的小柏树。吸引我的不是那面墙，而是那里面的动作。头顶上正午的烈日强光照得眼前一片白花，我能看见的只是墙中间正在分裂，慢慢地形成一个



噉嘴的模样。

有一个东西正拨开那噉嘴般的裂缝，从墙中走了出来，竟然是一个女人。我以为阳光再一次刺穿我的头颅，准备将我牢牢地绑在地上，并且蒙蔽我的双眼和心灵。我以为自己会全身抽搐地躺下，等着小偷来拿走口袋中的零钱和胸前的相机，然后丢下一句话：“挖挖这家伙的嘴巴，看看他嘴里头到底有什么玩意儿。”

那样我会痛苦万分，觉得饱受屈辱，光天化日下在红砖道上被人抢，只是因为被太阳晒昏头。不过这情形当时并未发生，确实发生的是一个女人从墙中的裂缝往我这边走来。

她面带微笑地走过来，在碎片瓦砾中仍然轻松自在，仿佛脚底下踩的是自己家草皮里的青苔一样，天空下的绿茵和其中所有的生命都在掌控之中。她窄窄的肩膀很直、很高，头发像极了一团红色的肉桂树丛，火红一片。她转过头去，停下来用法语问她的向导：“那是什么，路易斯？你管那东西叫什么来着？”

我想那是另一个法国小孩。这些小孩喜欢在以字母取名的大街上玩儿，那里白雪成堆。冬天和夏天都是雪，覆盖住整个汤普金斯广场公园，甚至于散落一旁的排水沟中。即使是在最空旷的地方，这些人的脚步依然显得彬彬有礼，他们打从娘胎出来便已经学会，进入游戏间之前一定要在擦鞋垫上把鞋擦干净。

我不知道那个路易斯到哪里去了，也不认识她认识的任何一个路易斯。

“那你，那你有吧，是吗？”她问了我这句话，脸上依然挂着微笑，只是换用英语来问。

真是奇怪！对她而言，好像她想要的东西，我都可能会有。但是她很快地跟我说，她想要的是吗啡。她要的和我所梦想的不一样，是吗啡。我老是试着让自己保持清醒，却常无法克制自己，心里觉得害怕，只想要一脚陷进去。不管我有多努力，还是免不了到茅希的酒店喝一杯，或是一个人待在公寓里喝酒，捧着塔基拉酒和寂寞聊天。

“那么古柯碱呢？”她问我。



“没货了。”我用法文回答，顺便试试自己的法文水平如何。

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浮现在她脸上，比起刚才走出墙壁裂缝那一刻，她看起来更美，眼睛更深邃湛蓝，样子更像是个少女。我念了一大堆迷幻药的名字，好奇地想知道她是否愿意试试别的东西：安非他命、麻醉药注射、V、酷露得、一些常用的迷幻药和镇静剂、天使尘、媚思、娃娃、海洛因、快克。她一点回应也没有。强力胶、香蕉油、卤品。她也不吭一声。她好像没什么兴趣，甚至于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些什么；不过，我可以看出来，我满口的术语让她觉得很好笑，那些都是我从坊间流行小说上学来的。

不，只要吗啡。她只要那东西，那种过去的东西，她自己好像就是来自于过去世界：墨绿色的长沙发、蓝色瓷盆上有棕榈树、厚重的紫色锦缎帘幕透着街坊上的光线和空气、蜡烛上闪烁着世纪之交那微弱的火光；她斜躺在床上，身子底下塞着枕头，床头柜上一杯水泛着鸦片溶剂；银盘里有一支注射筒，针头上的血渍未干，温温的，犹如一枝百合放在淡紫色的花盆里。她昏昏欲睡，半梦半醒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感觉模模糊糊。她在一个世纪即将走到尽头时做梦，在世纪的拥抱中沉浮，跨越人类时间的桥梁，来到另一个世纪的末端。

我们走在一起。她的衣裳长长的、白白的、凑紧在腰间，俨然是B大街或第十街上古董店（已经停业）里19世纪的服装。我穿的是时下常见的衣服：耐磨耐穿的靴子、松松垮垮的厚卡其裤（我一年到头都穿这个），还有一件蓝色



的棉衫，口袋大得足以放下一枝小树枝，那是我从救世军商店买来的木匠工作服。

没有吗啡。所以，没有什么买卖，也没有进一步交谈。两条平行线退出可能有交集的空间，我们只是并肩走着，就像是一对相恋已久的情人，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发。

我已经打算任意地走，不管东西南北，都充满希望和未来，领着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。我已经打算，也准备好了要和她一起生活，同甘共苦，生儿育女，只要她愿意。只要有需要，我会带吃的东西回家，和她一起面对每天的喜怒哀乐，哪怕只有苦闷；我愿意陪她到老，连做鬼也愿意和她携手共游于星夜的天空中，或是化成一对比翼的飞鹰，相守布鲁克林桥上那钢铁为梁的爱巢中。

为了这疯狂的爱，我愿意和她在茅希的酒店中小酌一番，或在家中举杯对饮，一口接一口，日以继夜地喝。看着她注射吗啡，直到房间、床、街道、曼哈顿的顶端都飞进大西洋，随波逐流而去，将我们冲到法国，或带我们回到她来时的仙乡。

“我们要到哪里去？”我发觉她挽着我的手绕圈子走。

“还不知道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那么跟我走吧！”我说。

“好！”她用英语回答说：“我相信你应该是个正人君子。”

“或许吧！”我说：“至于你，如果你是个疯婆子，现在赶快告诉我，我最受不了疯子。”

她说话时不看我的眼，不看我的脸，只因为我的眼睛和脸一直都向着她。吸引她目光的是我身上的米诺他表。她要那东西吧？还有我的钱吗？我猜不透。不过她并没有注视得太久，很快就转头往街上看，看着街上的建筑，看着远方的河水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已经来到茅希的酒吧门口。我提议进去喝一杯，却听见她咳了一声，只是摇头。

“我们回你家去。”

喔！我终于了解了。原来想钓我，这个疯婆子。谁怕谁？我宁可她在她的怀里游



泳淹死，也不愿为了自由，让我的肺在孤独的空气里化作灰烬。于是我们游过一街又一街：她优雅地侧泳前进，衣裳在流动的空气中飘摇；我则像狗爬般地滑水，两排牙齿中咬着门钥匙。

我们回家，马上到家，顶楼，屋顶上还铺着发烫的沥青。那就像是一间热烘烘的马房，装潢摆饰出奇地简单，一张椅子给自己坐，一张给同伴坐，还有足够的空间养一只懒猫和它的老鼠朋友。

她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，肩膀往身子里缩，难掩唇上一抹失望之情。

她不喜欢我的房子吗？

“也不尽然如此。它有它看不出来的魅力，有一点像文森特的房子。”她说时带着一丝睡意。

说话时她整个脸塌了下来。我表达了关心，但是她信誓旦旦地说那碍事，我不必太提心，她只是有一点精神不济，累了。可能是因为在太阳下待太久了，或许吧？还是因为走了6层楼上来，每一层楼梯间的方格地板花纹让她看得疲惫？也许是她穿墙而出时或那之前的过程消耗了太多体力了？

喔！没错，谢天谢地，她真的是累了，只想好好洗个澡。（当然，她本来会慢一点才去洗澡，如果我让她看一些她想看的東西的话。）

为了方便起见，这些廉价公寓的建筑设计师要让穷人同一时间吃饭、洗澡，所



以把浴缸安置在厨房里。我来来回回地舀水进浴缸，紧张得等不及那些想睡的水爬上浴缸的瓷壁，还担心她会忽然间恢复了精神，然后像来时般地一时兴起，拂袖而去。其实根本不用担心。一转眼，她当着我的脸开始脱衣服。她身上穿了一大堆内衣，不累才怪。身上裹了这么多衬裙、内衣、背心、一大串布做的东西，有谁能禁得起那其中的热气？最后，我看到她真正的身材尺寸。削瘦的身材，四肢细长、皮肤光滑——少女的身形，有如仙子一般。

我盯着她直看，往前走向她，两只胳膊伸得挺直。只见她两肩一耸，仿佛在说：“朋友，冷静一点，放轻松，我不是为了你而来的。”我往回退了一步，心想：那好，既然她已经在我家了，反正我们还有整个世界的时间，眼前还有漫长的10年、20年。

她一脚滑进了浴缸，示意我帮她洗。我为她涂上空皂，拿着海绵帮她刷洗，看着乳白色的水流过她滑腻的颈子和肩膀，溜过她针痕遍布的细腰间。我很清楚，我正在帮她把人生过去的薄膜洗去，洗去那一层19世纪杏黄色的铜锈。

